

2107

北川縣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一輯



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一辑

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编

一九九九年二月

《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北川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编 辑 委 员 会 编
印 数：500 册 开 本：1/32
一九九九年二月 北川县彩印公司印刷

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 绵新出字第 4147 号

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杨永忠		
副 主 任	汪绍怀	赵兴武	王泽元
委 员	母广源	罗世祥	姜定周
	唐镜光	肖天崇	杨正发
	母广元	杨永忠	李再成
	邓天富	魏世金	谢兴鹏
	汪绍怀	邓家中	刘小平
	李崇俊	李永斌	郭志武
	王泽元	赵兴武	

责任编辑 赵兴武

目 录

1950年北川平息暴乱始末	母广源 (1)
北川县业余文化教育的三次高潮	肖天崇 (38)
北川县建筑工程公司的演变	姜定周 (45)
建国后北川经济建设中几个问题的反思	罗世祥 (52)
我一生的回忆	张秀德 (60)
彭济生佚事	邓家中 (67)
张士英绘制《北川县地图》	唐镜光 严向炫 (76)
“文革”中分配到北川的大学生	涂长清 (79)
初到山乡过“三关”	李国坤 (85)
我第一次“经商”	汪绍怀 (90)
喂年猪	庄永凤 (93)
禹生之地辨析	孙寒青 (96)
明、清时期北川的土司	赵兴武 (105)
北川羌族情歌选	仇 邪 (139)
北川羌族传统风味小吃	杨永忠 (147)

1950年北川平息暴乱始末

母广源

1950年1月，北川县人民政府成立，反动统治者深感末日临头，便丧心病狂地策划组织武装暴乱，妄图夺回失去的“天堂”。然而玩火自焚，他们精心组织的三次武装暴乱均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一、伸来北川的两只魔爪

当人民解放军以凌厉的攻势摧毁了国民党层层军事设防，尤其是一举攻克号称西南天险的“大巴山防线”后，蒋介石急不可待飞往蓉城组织“成都战役”，同时部署建立游击根据地，企图保住西南一隅，即或保不住也给共产党留下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爪牙们心领神会，四处活动，将魔爪伸来了北川。

平时很难面见蒋介石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少将总务处长、游击干部训练班副主任王旭夫，秉承主子旨意，积极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游击干部，博得蒋介石青睐，成了风靡一时的显赫人物。游干班校址先选在江油，因它与北川、平武相邻，这些地方的恶霸、土匪、烟帮头子拥有较多枪支，各有一帮人，武力易集结；且地势险要，进可攻，退能凭险固守；又处在与少数民族接壤的地带，活动地盘大，还可以利用少数民族头人的势力。后因“大巴山防线”危在旦夕，才把校址迁或都北较场。在这里接连举办了五期游干班。第五期是为四川省保安司令部代办的，所以又叫省游干班。这

期招收的学员大都是恶霸、土匪、流氓。北川去受训的 23 人中有刘仲符（县党部书记长）、曾旭初（县民众自卫总队队副、袍哥大爷）、王惠和（字真、江油县特委会秘书、通口乡长、袍哥大爷）、段平松（县总工会主席、县参议员、警察中队长）、黄斗阳（袍哥大爷）、乔祝笙（漩坪乡长，袍哥大爷）、吴景贤（治城镇长、袍哥大爷）等，后均成为暴乱匪首。王旭夫被命为“川康游击挺进军总司令”，司令部于 1949 年 12 月 9 日成立于草堂寺。他上任后就将川西北的部分县，每县编为一个游击纵队，任命曾旭初为北川游击纵队司令。此人于 1950 年 4 月缴给张正同志的美式卡宾枪、冲锋枪、轻机枪等二三十支。在当时，不仅他本人，就是曲山地区都没有这样的枪。缴枪时托词是周怀德寄放的，这些枪王旭夫在成都临近解放时，将中央军校库存的一万多支枪和若干发了子弹给他的忠实走卒，是曾旭初从成都领回来的。1949 年 12 月 15 日，王旭夫率军校教导团、军官大队、机炮团欲来安县、北川，不料广汉金雁桥被胡宗南部炸坏，汽车过不了才改道去金堂。由此可见北川在王旭夫的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黄浦军校第六期学生、军统特务、北川候补国大代表、游干班战术教官王惠云，是北川第一次暴乱的直接策划组织者。1949 年 7 月函告胞弟王惠和，要他去成都商议培训反共骨干组建武装事宜。10 月，王惠云专程来绵阳参加胡宗南主持召开的“紧急应变会议”，被委任为江、彰、平、北、青五县游击纵队司令，省特委会发给他委任状和六支左轮枪及其子弹二百发。会后王惠云和军统广元站站长孟培昌、姨妹夫刘忠诚等二十多人来到通口。数日，川陕甘绥靖主任公署科长张继武也来到通口密谋。12 月中旬，王惠云、张继武去绵阳向

主任公署请示汇报，但该公署早已撤走了。王返通口途中，在中坝见到剑阁专员公署专员刘骞，刘送王手枪一支，王邀刘将十四保安大队的三个中队带到邀口驻扎，图谋以解决部队给养为名，调大批生活物资以备暴乱之用。与此同时，派李聘三去太和镇（今射洪县城）领回两个团的武器装备，由于军械库迁徙未能如愿。王惠云回到通口之后，除单独与县特委会秘书漆明仁等多人密谈，至通口暴乱止，在他密谋策划和主持下还召开过十四次会议，其中较重要的如1949年12月20日，他决定以通口乡乡民代表会主席的名义，向县政府报告撤换乡长，县长范物安于本月26日以156号快邮代电批复：“撤销周云安乡长职务，委王惠和为通口乡乡长。”使乡长、袍哥大爷、暴乱总指挥集于王惠和一身。1950年3月1日（正月十三），邓从善，金云华，吴怀福等二十多人，在光明乡（今香泉）川主庙开会，商定“3月4日队伍在草堂寺集中，6日攻打中坝”。许海南将这一重要情报急告王惠和，信送给其胞弟王宇文，即刻又派王太平送给王惠云。他阅后沉思良久，说：既然定了就照计划执行，千万不能泄密，若一旦走漏了风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便立即作出先打通口再攻中坝的行动部署。

二、第一次暴乱与平定经过

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集团，在他们已被或将赶下政治舞台时，都要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北川暴乱绝非偶然，而是地方反动势力经过较长时期策划和组织的与新生革命政权的殊死较量。舆论是行动的先导，暴乱头目很懂得宣传鼓动的要与必要。他们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北川之前大肆宣传“共产

党要共产共妻”、“跟民国二十四年一样杀人放火”，蒙骗群众。更恶毒的是利用封建迷信蛊惑人心，说什么“大劫难逃，人畜要死一半”，曲山上空现口宝剑，一杆红旗、两颗星星，一颗落在夏二神仙头上，一颗掉在马正发怀里。”治城则谣传“无生老母下凡普救众生，吴子康就是化身”。通口地区瞎说：“六十年甲子一转，现在轮到咱们坐天下了。”东溪神童子黄正兴于1950年正月12日夜，在金庵寺跳神胡言：“天上现了子午星，子属鼠午属马，马正发有天星，子时去攻城，马到成功。”暴乱前夕，又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了，美国打苏联、苏联打不赢，国民党开始反攻大陆了；赵老太婆的七八千人要从茂县来打北川，驻县解放军是抵不住的。还扬言“要杀绝跟共产党跑的人”，恐吓进步人士。这些谣言不脛而走，蒙蔽和欺骗了部分群众参与暴乱。

在作舆论准备的同时，暴乱头目还召开各种会议阴谋策划，组织武装队伍。早在1949年7月，王惠和按照胞兄王惠云的意图，在通口召开所谓“联防会”，参加会议的有江油青莲场李俊文，西屏李福元，香水焦大成，安县所辖擂鼓的樊蜀平、杨昌槐和北川的刘仲符、吴同书（光明乡乡长）、曾旭初、黄斗阳、乔祝笙、陈宇阳（漩坪乡县参议员、袍哥大爷）、段平松以及本乡的周云安、周云樵、李升三、李运初、李开玉、陈安基等。王惠和在会上说：“省主席王陵基要家兄组织川北游击二支队，配发枪五千支，望诸位在大‘敌’当前携起手来，为挽救党国共谋一番事业。”会议指定了去省游干班受训人选。接着由黄斗阳、樊蜀平、王惠和发起在曲山召开有永安、擂鼓、光明、陈家坝、漩坪等地的乡长、士绅二十多人参加的“联防筹备会”。

10月，由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县参议会、民众自卫总队联合召开“紧急应变会议”，议决储备粮、盐、油等生活物品，构筑工事，设置路障，破坏道路，组建“侦察、肃奸、救护”九个队等事宜。曾旭初、刘仲符、康宝之、周云安等十五人还共同宣誓，誓云：“精诚团结，无论发生任何事件，各自以死全力对付，为争取共谋事业之发展，如不遵守誓言，破坏团结，诛以血的制裁。”

11月2日，县成立“反共保民委员会”，下设“侦察、行动、总务组”。其成员宣誓：“自己决不通‘匪’，也不容他人通‘匪’。”

10月14日、15日，在西南长官公署联络组长杨立的导演下，在片口小学校礼堂召开所谓的“联席会”，晓阳、小坝、片口、松潘白羊、平武锁同乡的乡长、袍哥大爷、士绅二十二人参加。会上审议和通过了四章十四条《治安联防公约》，对联防任务、抚恤、奖惩和经费负担等都作了明确规定。陈家坝乡原乡长傅德兴在堰上与桂溪镇原镇长雍德光、雍仲光和都贯乡乡长薛国顺则商定以铁佛寺山为据点抗拒解放。不久，傅德兴被枪杀，使这一计划成为泡影。

1949年12月26日，暴乱骨干们在通口召开会议。在王惠云主持下，曾旭初、乔祝笙、焦大成、吴同书、张继武、孟培昌、王惠和、周云安、王宇文、李开玉等二十多人精心策划，决定了四件事：（一）北川游击纵队暂编通口、陈家坝、曲山、漩坪、治城等五个支队，分别由王惠和、母登瀛、曾旭初、乔祝笙、刘仲符负责，每个支队人、枪至少二百以上。（二）各地组织练大刀队或红灯教。（三）收买起义部队暴动，江油张秉权、王幼书策反驻中坝起义部队里应外合。（四）指

定联络人员和联络对象；王宇文联络中坝雍子固、宋世贵、张杰三、鲁刚伯，陈安基联络邓从善、金云华、甯久兴、许海南，李运初联络曾旭初，曲山以上地区由曾旭初联络。

通口会议之后，首先组织练大刀队、红灯教、无生老母教，全县有十多处，计有治城慈竹笼、青凉寺，通口白云庵、晓阳大安林，小坝神奇沟、内外沟，坝底铁钉山，东溪夏柏园，邓家云里阴山；参加练教的共约六百人左右。通口于1950年1月7日（腊月二十），从白云庵做太阳会开始，继在瓦显庙，教首未太福。练教二十余天，由四十多人增为三百余人，周云樵捐玉米十石供食，周云安、李升三各出大洋一百元用于购买迷信品和刀矛。

曲山于1950年正月初三开始在景家寺炼大刀队。是由乔金洪、王心贵组织发起的。负责传教的夏泽和（又名夏二神仙）早在民国三十二三年就在景家寺设过“备佛堂”，跳神化水骗人钱财，因与女徒弟牟某野欢作乐，丑闻传开后掩面收场。此次乔金洪、王心贵许诺大洋三百元，便重操旧业，招徒练教。起初只有十多人，渐增至百人左右。原计划练至正月十七日，结果十三就结束了。

各地练教者都要净身、吃素、戒性欲七至九天，不如此便是心不真。练教一般程序包括“念经”、“上表”、“竖旗”、“念咒”、“画符”、“化水”、“练刀”、“拜旗”、“试刀枪”，有的还搞欺骗煽动性更大的乱手抬盘。1950年正月十三日晚，夏二神仙率徒“拜旗”、“试枪”，扬言要把平放地面的一面旗拜立起来，并使教徒枪打不进，刀砍不入。夏二神仙领众三呼九叩，挽诀念咒，手舞足蹈，结果旗帜却纹丝未动。试枪时，没人敢当活靶子，夏二神仙只好脱件上衣罩在一个背兜

上，不停地念咒做法式，不信邪的刘某一枪将罩在背兜上的衣服洞穿两孔。见法术不灵，也就不敢再试刀了。1950年3月30日（二月十三），无生老母教神童子在铁钉山遣天兵天将——放蚂蜂，口中振振有辞，狂言放天兵三万三。跳得大汗淋漓，却未见蜂影，同伙眼见其在围观者面前现丑，只好捉来三只狗屎蜂放了，权当是招来的天兵。1950年2月至3月初，各地加紧对暴乱的策划与部署。通口开过七次会，1950年2月27日（正月十一），邓从善、金云华把未太福从通口接去姜家坝。这天正值祝吉照宴请邓、金和许海南、甯久兴、郑世厚等百多人，午宴后聚众五显庙。会上未太福、邓从善等人大放厥词：“要把共产党打走，不打走大家都不得活。恶龙难缠地头蛇，只要大家齐心，哪有打不走的，民国二十四年不是打走了吗！”一些人表示“只要邓大哥、未大爷领头，要我们打那里就打到那里，决不拉稀摆带”。

曲山曾旭初、李富之、周怀德、黄斗阳、夏泽和等于1950年2月9日（腊月二十三）在西山坡王心贵家开会，决定成立“反共救国军”，由李富之、王心贵任总指挥，黄蓉作大队长，马正发、张某、陈某任中队长。2月24日（正月初八），曾旭初窜去漩坪、白坭、金凤与乔祝笙、胡元中等人密谋，四日后返回曲山。

漩坪乔祝笙、陈宇阳、余慕堂等于1950年2月10日在仁义村刘正文家密谋，决定暴乱队伍分别集结于桐子坝和十里碑，由余慕堂、胡俊带队。

治城与其他地方稍有不同，据县特委会秘书曾德五招供，治城暴乱叛乱是单线联系，个别串连，只是腊月底的一个晚上，有段平松、吴景贤、宋成美等人和他北门外上行右手

边一家开过一次会，议定以点团为名集结武力，队伍分别集合县城两岸。3月5日，片口康宝之召集唐海元、袁洪斌、张念斌等商量暴乱事，他们“要挑选一些精干壮丁，组织一个歼灭队，象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

通口暴乱的日期定了，王惠云、王惠和分别函告母登瀛、曾旭初，要他们组织武力如期暴动。母登瀛收信后即刻告诉张友良、王芝锐，请他们用电话报告县人民政府，殊不知电话线已被截断。张、王写信派张道平送给县政府，并嘱咐若情势危急，就往陈家坝方向撤退，好组织武力接应。母登瀛即刻点团，在茅垭和桥楼子设卡，不准外地武装入境，亦不准本地人去参加暴乱。

曾旭初接信后便写信（称之为“鸡毛信”）通知曲山以上乡镇。事后据吴景贤交待，他是正月十七才知道曾大爷、乔大爷来信说有几个团的队伍来围城。检举康宝之的材料写道：“正月十七康收到小坝吴文杰派王学善送来的信”。又据亲自收阅过“鸡毛信”，现还健在的安某回忆，他正月十八收到康宝之派蔡天堂送来的信，其大意是说北川县城已被“匪”占领了，要他派人打“匪”收复县城。信纸上有漩坪、治城、小坝、片口等乡镇长或县参议员传阅后的签字和印鉴。他记得签阅者有13人，第一个名字叫什么初，还记得清楚的有晓阳的赵海波、胡元中、未开太，小坝乡的吴文杰、吴质文和片口康宝之、唐海元。信中还要安某通知松潘镇坪杨怀三，因时间仓促没通知。

第一次暴乱距县人民政府成立仅一月多。按照当时的政策，基层政权暂维持现状，因此，乡（镇）、保、甲主事者仍是国民党的原班人马。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暴乱头目和骨干，

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用“点团”的方式集结武力，对不参加暴乱的壮丁实行体罚和经济制裁，如小坝每人罚猪肉 30 斤、玉米两斗、步枪弹 25 发；晓阳乡罚猪肉 40 斤、步枪弹 25 发，规定参加者十年不纳粮。他们还利用袍哥组织和封建迷信纠集暴乱武装。

3 月初，暴乱武装分头向县城进发。1950 年 3 月 5 日晨（正月十七），通口的二三十人开往曲山，曲山乡第三保保长夏启禄率丁在景家山顶设卡，通口一行人声称是给曾旭初送信的，获准通行后直奔景家寺，与住在这里的李富之、王心贵匪队会合。曲山另有两股暴乱武装也如期行动。据马顺元交待，正月十六日晚（3 月 4 日），刘应松向马正发传达曾旭初的命令说：“景家寺的大刀队练成功了，与中坝也联系好了，都是明天动手，叫你赶快点团，把队伍带去围城”。马正发令朱某放了两枪，不多时点团的人就集合在陈金廷家。马将这些人当夜带去峰顶寺。刘应松又即刻去渭子沟通知刘应龙、肖中亮（安县永安人）。次日，这两股匪队在敏溪会合了。行至桐子坝与余慕堂所纠集白坭、南华的人同行，经魔芋坪抵达县城后面山上的“一碗水”。漩坪另一股匪徒，在胡俊的带领下占据瓦窑坪、苍头山。治城的暴乱武装分别集结于县城对河两岸。3 月 6 日，晓阳乡乡长胡元中、乡队副杜清元率队到达清凉寺，途中邂逅赶治城场回家的农民李朝阁，杜问“城里有多少霉老二”？李答：“多得很，机枪摆了一边边，子弹堆了一坝坝。”杜认为李有意长解放军志气灭自己威风，怒不可遏，一枪击中李的腹部，李于次日不治死去。匪将在清凉寺选农民代表的南下干部、共产党员刘逢云同志的头砸得粉碎。3 月 7 日吴质文带领小坝暴乱的人抵达上关子、茨竹筴。

3月5日片口乡长康宝之令乡自卫队长余洞斌带十二名乡丁，行至小坝不知何故又返回片口，6日又令卢有贵带百多人，7日令余洞斌等百余人开赴治城占据卷洞桥沟北面一线。

1950年3月4日凌晨5时许，通口率先打响暴乱第一枪。有枪七十多支刀矛百余件的二百多名大刀队于3日夜潜伏通口场周围。原乡民众自卫队解放后被改编为区人民武装队，其实原班人马未动，仍驻通口。继续担任队长的黄正富和副队长的张正贾与王氏兄弟本是同伙，4日凌晨便与场周围的暴乱武装里应外合，杀害了南下干部、共产党员薛再玉和解放军战士杜春发、张周、吕安吉同志，因在江油含增乡征粮而投宿通口下场口张卓礼旅店的一位姓王的解放军也被杀害于桥头坝。

上午10时许，本乡点团的人陆续来了，邓从善、金云华率队也到达通口场，休息片刻便一道开去草堂寺编队待命。

午后，邹有富、缪文中、唐华尧等分别在朱家坝、朱雀庙杀害江油征粮工作队干部刘碧显、张启东、唐荣先，抢去步枪3支、子弹48发。

是日各路人马俱集结于草堂寺，共七百八十余人，有枪四百三十多支，刀矛三百多件，将其编为四个大队四个分队，指定张正贵任第一大队长，下辖三个分队八十多人；黄正富任第二大队长，张正贾为大队副，下辖四个分队九十余人；高玉兴任第三大队长，下辖三个分队一百余人；吴显斌任第四大队长，下辖四个分队一百多人；金云华任后备队长率二百余人作为机动力量；周唐双、邓从保、张云辉各带四十多人负责总指挥王惠和、副总指挥邓从善、总队长朱太福的安全保卫。总联络员是王宇文，联络员有朱世贵、许海南、富

久兴、宋世贵等。编队后一、二大队去柏垭警戒。许海南得知让水乡公所住有征粮干部，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王惠和。3月5日，暴乱武装便在该乡龙潭子举行暴动，杀害干部罗远刚、郭仁旭、陈晴西等十人，又在漕家渡杀害解放军二人、干部一人。

5日晚，暴乱头目们布置攻打中坝，令张正贾、黄正富、高玉兴、吴显斌分别率队攻打大西门、小西门、北门和南门，由中坝城内的王幼书、卢云鹤、鲁刚柏等作内应。

3月6日六时许，匪队到达中坝，按照各自的目标发起攻击。黄正富率队行至小西门外，恰遇一个营的起义部队早操，匪趁机夺了部队的机枪二挺，步枪十多支，打死排长一人。部队予以还击，当场毙伤匪多人。高玉兴队攻进北门，向师部冲去，遭到门卫阻击，当场被打死三人，便仓惶逃窜。吴显斌队南门受阻，惟恐后撤不及。中坝暴乱约半小时就平息了。解放军击毙曾玉贵、周康斌、张明云等十八人，伤岳启刚等十二人，俘虏李子宽等二人。匪队一败涂地，溃逃柏垭，妄图伺机再次作乱。

3月8日，中坝驻军派兵围歼，一举驱散了这股匪徒，匪首王惠和中弹身亡，王字文、未太福逃走，宋世贵、许海南、甯久兴逃去荣华山投靠雍子固，王惠云于三月九日从通口启程潜逃重庆北碚。通口暴乱至此便告平息。

1950年3月5日，曲山大刀队在火水湾打响了围攻县城行动的第一枪。匪首李富之、夏泽和率众一百二三十人，携枪八九十支，扛着一面红布旗，每人头系红布巾，威风凛凛开去治城。行至大水湾店子与厕所树之间，与县工委派去通口了解暴乱情况的南下干部高尚福和回三区的南下干部郭永

瑞以及一个排的解放军相遇。解放军望见一队人迎面而来，误认为是迎亲的或是来欢迎他们的，当双方近身时，大刀队员彭黑娃突然出手用矛子刺伤了走在前面的解放军排长刘玉堂头部。刘排长眼疾手快用机枪砸死了彭黑娃。匪徒蜂拥而上，集结于对岸峰鼎寺的匪徒也开了枪。解放军猛烈还击，当场击毙九人，自称刀枪不入的大刀队教头夏二神仙也一命呜呼。鉴于地形不利于战斗，又摸不清敌底细，解放军便边打边撤。敌尾追至漩坪索桥头，遭到解放军的猛烈还击才败逃下来，继而抬着同伙的尸体，垂头丧气回到景家寺。当晚再次纠集部分人，次日开去县城，途中与漩坪李金贵等十四人合夥，一同驻于县城对岸。

1950年3月6日（正月十八），各路暴乱人马相继到达县城四周山上，夜间不时有零星枪声。次日天刚破晓枪声大作，吼叫声此起彼伏，片口、小坝的人攻击北关高、矮土地庙和卷洞桥解放军阵地，王学善率领顽匪三次妄图冲过卷洞桥，均被解放军击退，匪两人死亡一人致残；晓阳、漩坪沟内和曲山马正发、肖中壳以及占据在一碗水、朱家坪和长春沟山梁的暴乱武装，便攻击魁星山和东、南门，占据苍头山、瓦窑坪、望乡台的李富之、胡俊、王心贵、吴景贤等匪首，督队攻击杨家大坪解放军阵地和北门方向。头两天双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战斗并不怎么激烈，匪首认为解放军无甚厉害，便大胆起来，吴景贤率部分人从望乡台渐进白岩头，居高临下射击城内。解放军用六〇炮轰击，炮弹开花，众人吓得屁滚尿流，从白岩头败回原地，其它顽匪见之胆怯，再不敢贸然进攻了。城内居民见解放军拒敌于县城较远处，情绪也就缓和多了，多数工商户开门营业，机关照常上班。